

新文艺
经典译丛

当代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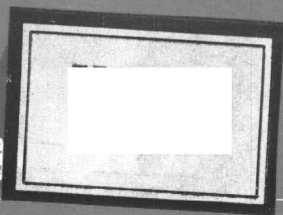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俄〕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文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雄/(俄)莱蒙托夫 著;草婴 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6
(新文艺经典译丛)

ISBN 7-5321-2536-X

I. 当… II. ①莱… ②草…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253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王志伟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 著 草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21,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5321-2536-X/I·1997 定价: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译者序

“反动势力的沉重乌云浮游在国家上空，希望的明灯熄灭了，忧郁和苦闷抑压着青年的心，黑暗势力血腥的手重又迅速地编织起奴役的网。”——高尔基对沙皇俄国的这段描写，完全适用于莱蒙托夫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的小说《当代英雄》所反映的俄国社会。

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的血染红了彼得堡参议院广场，起义失败，尼古拉一世加紧了镇压，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纷纷遭到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有的被送上断头台。普希金在诗歌中传播自由思想，咒骂沙皇的黑暗统治，打动了千万颗人的心，却激怒了沙皇政府，这位诗人终于在受尽折磨之后死于非命。

莱蒙托夫短促的一生（1814—1841年）就是在沙皇俄国这种血腥统治下度过的。他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受过贵族学校的教育，但十二月党人的流血事件和普希金等具

有自由思想人物的不幸遭遇,在这个早熟青年的心田上播下了叛逆的种子,培养着他对沙皇统治的强烈憎恨,酝酿着他大量讴歌自由、反抗专制的动人心魄的诗篇。普希金不幸逝世(1837年)以后,莱蒙托夫写下悲愤的诗篇《诗人之死》,表达他对这位大诗人的悼念,同时发泄他对沙皇统治不可压抑的愤懑。这篇诗很快就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和整个俄罗斯,莱蒙托夫也因此被捕,流放高加索。他在高加索第一次过了半年的流放生活。高加索的自然景色和生活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见闻,扩大了他的视野,给他提供了新鲜的创作题材,培育起他以后写作许多优秀诗篇和《当代英雄》的思想感情。莱蒙托夫回到彼得堡以后,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和虚伪习俗,使他产生强烈的反感。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像在这里一样目睹这么多卑鄙和可笑的现象。”当时莱蒙托夫热中于文学创作,同文学界许多人士交往;可是他的生活圈子毕竟突破彼得堡贵族的上流社会,摆脱不了他们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寂寞,彷徨,悲哀,绝望,不断地在诗篇中发出呻吟:

我寂寞,我悲伤!——没有一个知心的人,
可以在我心灵痛苦的时刻一诉衷肠……
希望……老是徒然地希望有什么用?
而时光在消逝——全是最好的时光!

爱,爱谁呢?——短暂的爱情不值得,

永久相爱又不可能……

窥察自己的内心吗?——往事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欢乐,痛苦,全都那么平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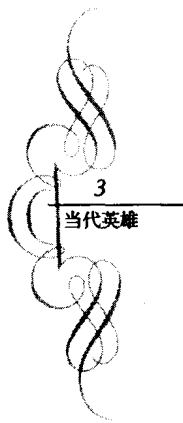
热情又怎么样?——热情的甜蜜冲动,

早晚会在理智的语言下消失干净,

只要冷静地观察一下世界,——

人生的把戏是多么空虚和愚蠢!

莱蒙托夫同沙皇政府是作过激烈斗争的,他的诗有力地鞭挞了反动的专制统治,但他在精神上还是摆脱不了极度的空虚和苦闷。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了他所生活的令人窒息的社会和具有自由思想的贵族青年的绝望心情。这是一种“时代病”。这种“时代病”在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流行于俄国,并且通过作家、诗人的笔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患这种“时代病”的青年就是所谓“多余人”,著名的如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①等。这类人物在



① 恰茨基是格里鲍耶陀夫喜剧《聪明误》(1823年)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是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1831年)中的主人公,毕巧林是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9—1840年)中的主人公,别尔托夫是赫尔岑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6—1847年)中的主人公,罗亭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1856年)中的主人公。

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对停滞在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感到不满,他们正像赫尔岑所指出的,“在这个奴性的世界和卑鄙的野心世界中感觉不到任何热烈的兴趣。然而他们却注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因为人民和他们距离日远,他们和人民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却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

《当代英雄》中所反映的“当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它所反映的“英雄”就是这样的“多余人”。这里要指出一下,就是俄语中的“Герой”(英语中的 hero)一词同汉语中的“英雄”一词含义并不完全等同。Герой 可以作“英雄”解,但还有“中心人物”、“时髦人物”、“风流人物”等含义。莱蒙托夫的这本小说,也可以译作《当代的时髦人物》,但《当代英雄》这个译法早已通行,我国读者对此早已习惯,因此这里也仍沿用旧译,不再改动。不过,为了让读者深入理解作者的主题思想,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其实,这一点作者在序言里是讲得很清楚的:“‘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正是由“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才构成了毕巧林这样一个“英雄”。十分明显,这里的“英雄”同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英雄”是两回事。莱蒙托夫在这本书里所塑造的毕巧林,也只是一个患有严重“时代病”的贵族青年的形象,同一般

所说的“英雄”，毫无关系。

再来看看毕巧林这个人物吧。毕巧林生活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已传播到俄国，而沙皇尼古拉又竭力想保持封建贵族统治的农奴制的时代，这个“多余人”也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他问自己：“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一定是有的，我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又无法把过剩的精力用在有意义的事业上，再加上集“整整一代人身上发展了的缺点”于一身，像毕巧林这样的贵族青年也就必然无法避免精神上的空虚和道德上的堕落，以致玩世不恭，到处寻找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像他在日记里所坦白的那样：“我迷恋于空虚而无聊的情欲；饱经情欲的磨炼，我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可是我永远丧失了高尚志向的火焰，丧失了这种人生最美的花朵。”

的确，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俄社会里，毕巧林不可能同人民站在一起，也就不可能找到光明的出路。他那种深入膏肓的“时代病”是无可救药的。毕巧林对这种病的“自我感觉”很强烈：“我的思想骚乱不安，我的心永远不知足。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像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对毕巧林的思想行为，莱蒙托夫显然抱着批判的态度，指出他是由一代人的缺点构成的，因此对他冷嘲热讽，挖苦揶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除

了嘲讽之外,作者对毕巧林还抱有一定的同情和原谅,对他的生活遭遇表示惋惜,对他的思想行动流露出共鸣。这不是偶然的。贵族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不能不使莱蒙托夫对生活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主人公抱着这种矛盾的态度和复杂的感情,何况他自己也多少受到“时代病”的感染呢。他嘲讽毕巧林,谴责毕巧林,但把真正的仇恨集中到他所生活的“当代”,并把批判攻击的矛头对准造成这样的“当代”的“当局”,也就是沙皇政府。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英雄》在它发表的“当代”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获得进步人士的赞许,却遭到反动派的仇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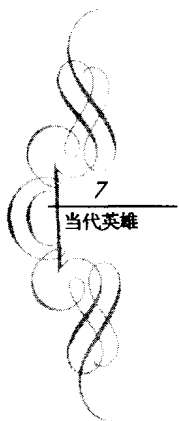
《当代英雄》在艺术技巧上很有特色。这部十几万字的小小说,由五个中篇组成:《贝拉》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所讲述的毕巧林生活中的一段故事;《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是以毕巧林日记形式写成,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则以作者的身份来讲述他同毕巧林的邂逅。这几个中篇体裁不同,独立成章,但都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这好比几盏聚光灯从四面八方照射拢来,集中到一点,把主人公的形象,包括他的全部经历、活动、思想、感情、性格特点,照耀得纤毫毕露,一清二楚。读完这部小说,毕巧林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毕巧林鲜明的独特性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作者从第一页

起直到全书结束,始终集中力量来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塑造毕巧林这个艺术形象。

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作者还着意描写周围的环境,用自然景色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活动,加强感染力。例如,在《塔曼》里,作者用月夜海上的惊涛骇浪来衬托那帮走私贩子强悍粗野的性格,情景的美妙渲染,把读者带到十九世纪俄罗斯这个滨海小城,使人仿佛亲眼看到主人公同走私贩子在这里展开的一场冲突,有声有色,但又毫不做作,十分自然,富有艺术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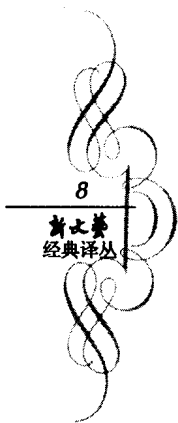
莱蒙托夫是个天分极高的诗人,他的诗热情洋溢,朴素自然,他所使用的语言在俄国文学中达到了高峰,可以同普希金的作品媲美。《当代英雄》是散文作品,但莱蒙托夫使用的却可以说是诗的语言。不论叙事写景,或者人物对话,都显得简洁生动,富有诗意,而且成功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对莱蒙托夫的艺术技巧,俄国许多著名作家都有极高的评价。例如:果戈理曾评价《当代英雄》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人写过如此真实、优美和芬芳的散文作品。这里可以看出对生活实际的深刻理解,将会出现一位俄罗斯生活的伟大描写者……”契诃夫也赞叹说:“我无法理解,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唉,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末死也瞑目了!”别林斯基则对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作了全面的概括:“深刻的现实感,面向真实的忠实的



本能,朴素,人物性格的艺术性描绘,丰富的内容,叙述的令人倾倒的魅力,诗意的语言,对于人类心灵和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雄浑而又豪放的笔画,灵魂的力量和威力,华美的幻想,永无穷竭的充足的美学生活,独特性和独创性——这些便是这部足以代表崭新的艺术世界的作品的特点。”

革 嬰



目录

译本序	草 婴
一 贝拉	3
二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51
毕巧林日记	65
序言	65
一 塔曼	67
二 梅丽公爵小姐	83
三 宿命论者	188
后记	草 婴



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它或者用来说明写作的目的,或者作为对批评的答辩。但读者一般并不关心道德的宣扬和刊物上的攻击,因此他们不看序言。这种情况很使人感到遗憾,特别是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公众还很天真单纯,如果寓言的结尾不来上几句训谕,他们就看不懂。他们体会不出戏谑,感觉不到讽刺;他们简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还不知道,在规规矩矩的社会里和规规矩矩的书本里,不可以公然谩骂,而且现代文明已发明了一种比谩骂更锋利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说是无形的,因此也更加致命,往往在甜言蜜语的掩盖下给人以无法抵抗的切中要害的打击。我们的公众好像外省居民,听了两个敌对宫廷的外交官的谈话,就满以为他们由于私谊深厚而各自在欺骗本国政府。

本书不久以前确实得到过一些读者甚至刊物不幸的轻信。另外有些人却因为把“当代英雄”这样品行不端的人拿来给他们做榜样而大为生气;再有一些人则微妙地指出,作者描绘的是他自己的肖像和周围一些熟人的肖像……真是陈旧而又可笑的笑话!不过,显而易见,俄罗斯这地方就是

如此：这儿一切都可以革新，就是革不掉这一类谬论。就连最有魅力的神话，在我们这儿都难免不被斥为蓄意侮辱人格！

仁慈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你们又会对我说，人不可能这么坏，我却要问问你们：既然你们相信一切悲剧和恋爱故事中的坏蛋都可能确有其人，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的呢？既然你们欣赏可怕得多和荒谬得多的向壁虚构，为什么对这个人物，就算是虚构的吧，你们就不能宽宏大量点呢？是不是因为其中的真实性比你们愿意看到的更多了一些？……

你们会说这对宣扬道德无所裨益吧？对不起。供给人们的甜食已经够多了，他们的胃因此得了病：这就需要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忠言。不过，你们可别以为本书作者那么狂妄，竟然幻想充当人类缺点的矫正者。老天爷保佑，千万别让他无知到这个地步！其实他只是描绘描绘他心目中的当代人的面貌，以此取乐罢了。这样的人物——算他倒霉，也算你们倒霉——实在太容易遇到了。毛病也许是给指出来了，至于怎样医治，那就只有天知道！

一 贝 拉

我搭驿车从第弗里斯出发。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小皮箱,里面足足有半箱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后来,这些笔记,算你们走运,大部分都丢了;而那个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算我走运,倒完整无缺。

我的马车来到科依索尔谷的时候,太阳刚隐没到雪山后面。赶车的奥塞蒂亚人想在天黑以前登上科依索尔山,不住地鞭马,同时引吭高歌。这谷地真是个可爱的地方!四周都是崇山峻岭;红彤彤的岩石上面爬满苍翠的常春藤,顶上覆着一丛丛法国梧桐;黄色的悬崖布满流水冲蚀的痕迹;抬头远眺,那边高高地挂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雪穗子;往下望去,阿拉格瓦河同一条从雾气迷蒙的黑暗峡谷里哗哗地奔腾而出的无名小河汇合起来,像一根银线似地蜿蜒流去,它闪闪发亮,就像蛇鳞一般。

驿车来到科依索尔山麓,我们在一家茶馆旁停下。有

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闹哄哄地聚集在这儿；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歇了下来，准备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高山，因为已是入秋时节，路面上有薄冰，而翻过这座山差不多要走四里路。

无可奈何，我就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蒂亚人。一个奥塞蒂亚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就光用吆喝来催促那些牛拉车。

在我的马车后面，有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那车虽然装得满满的，几头牛却像拉着空车一样轻松。这使我感到纳闷。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一个镶银的卡巴尔达小烟斗。他身穿一件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头戴一顶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看上去五十岁光景。他那黑黝黝的脸表明他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相识已久，而他那早白的胡子却跟他那稳健的步伐和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相称。我走到他跟前，鞠了个躬；他默默地向我还了礼，嘴里吐出一大团烟。

“看来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默默地点了点头。

“您是上斯塔符罗波尔^①去的吗？”

“对……给公家送东西。”

① 斯塔符罗波尔当时是北高加索的主要城市，高加索边防军司令部设在这里。

“请问，您这辆车那么重，为什么四头牛拉起来挺省力，而我这辆空车用六头牲口拉，再加上这些奥塞蒂亚人帮忙，却还这么费劲呢？”

他调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对我瞧了一眼。

“您来高加索怕还不太久吧？”

“快一年了。”我回答。

他又微微一笑。

“您问这个干吗？”

“不为什么！这些亚细亚人简直是坏蛋！您以为他们嘴里嚷嚷是在帮忙吗？鬼才知道他们在嚷什么！牛倒懂得他们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头，只要他们这么一嚷嚷，牛就一步也不动了……混蛋透顶的骗子！可您能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就爱从过路人身上多弄到几个钱……这些骗子让人给惯坏了。瞧着吧，回头他们还要问您讨酒钱呢。我可知他们那一套，他们骗不了我。”

“您在这儿当差很久了吗？”

“可不是，打从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①那时候起，我就在这儿当差了，”他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回答说。“当他老人家驾临边防前线的时候，我是个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手下，因为讨伐山民有功还升过两次官呢。”

① 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将军。
1816—1827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司令。